

特約撰述

從台灣視角看烏克蘭戰爭

A Taiwan's View of the War in Ukraine

趙春山

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

壹、前言：「今日烏克蘭，明日台灣」？

2021年4月出版的英國《經濟學人》雜誌，曾形容台灣為「地球最危險的地方」；今（2022）年2月烏克蘭危機升高後，西方專家羅列了全球5個可能因衝突難以收拾，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地區。烏克蘭與俄羅斯列名第一，其它依危險度排列分別是：台灣與中國大陸、伊朗、朝鮮半島和中印邊界。

美國前總統川普曾經說過，「烏克蘭災難」之後，「下一個就是台灣」；此評論令台灣內部許多人感到不安，所謂「今日烏克蘭，明日台灣」的說法，隨即在國內和國際社會，引起廣泛討論。我認為台灣與烏克蘭的內外處境，確有下列3項共通之處：

（1）台灣與烏克蘭內部皆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、文化與國家「認同」問題。

（2）台灣與烏克蘭皆處戰略要衝，基於地緣政治利益考量，皆為兵家必爭之地。

（3）台、烏面對的是中、俄兩強，在雙方實力極不對稱的情況

下，台、烏為了維護自身生存，都期待美國與其盟國能提供必要的防衛協助。

但台灣不是烏克蘭，中共也不是俄羅斯，美國在台、烏兩國的利益更不一樣；但異中有同，同中有異，台灣面臨的危機有可能比烏克蘭小，也有可能更嚴重。因此，觀察烏克蘭戰爭，台灣應聚焦下列 3 個相關角色的行為：(1) 俄羅斯發動侵烏戰爭的動機、目的與過程；(2)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，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；(3) 烏克蘭的抗俄行動。

貳、普丁對烏克蘭的「特別軍事行動」

2014 年烏克蘭在爆發了大規模抗議行動後，建立了一個親西方政權，同年俄羅斯即兼併克里米亞，並開始支持烏克蘭東南部頓巴斯 (Donbass) 地區的親俄武裝力量，展開與烏國政府軍的戰鬥。雖然烏克蘭與俄羅斯在德、法等國調停下達成了《明斯克協議》(Minsk Protocol)，但衝突不斷，並導致 1.4 萬人喪生；俄烏雙方皆指責對方不履行協議，烏東親俄勢力宣布成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 (Donetsk People's Republic)，以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(Luhansk People's Republic)，形同烏克蘭的「國中之國」，讓基輔坐立難安。

2021 年底，俄軍以演習為名，在烏邊境大量集結，明顯做好戰爭的準備。2022 年 2 月 21 日，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承認烏東兩個共和國「獨立」，並下令俄軍在該地區展開「維和行動」。2 月 24 日清晨，普丁以「去軍事化」及「去納粹化」為名，對烏克蘭採取「特別軍事行動」。俄軍兵分三路入侵烏克蘭，並轟炸包括首都基輔在內的多個城市及軍事設施，引爆全球譁然。

俄羅斯聲稱烏克蘭境內的俄裔人口受到排擠，但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還是地緣政治。烏克蘭聯結西方和俄羅斯兩地，自古即為俄國與西方交匯前沿，頓巴斯地區更是俄烏交匯的最前沿。普丁擔心基輔的親西方政策，最終會獲得北約的接納，使俄羅斯的安全失去戰略緩衝。

冷戰結束後，北約的東擴計劃，分別吸收了中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。1999年3月北約吸納捷克、匈牙利和波蘭；2004年3月，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亞、羅馬尼亞、斯洛維尼亞、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加入北約。2009年4月，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地亞亦正式加入北約。在此之前，烏克蘭被列為「北約候選國」。

安全是任何國家的核心利益，但追求絕對安全，就意味著擴張主義。在美、歐皆表態不派兵介入的情況下，普丁或許認為對烏作戰可以速戰速決，即以最小軍事投入，獲取最大政治利益；但普丁輕忽「料敵從寬」的道理，不僅遭到對手的頑強抵抗，而且本身傷亡慘重。

普丁因發動戰爭而成眾矢之的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40年來，首次因烏克蘭危機，要求193個成員國召開特別會議，結果有141國投票支持譴責俄羅斯的侵烏行為。除此之外，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祭出愈來愈嚴厲的制裁，範圍涵蓋金融、軍事、科技、體育和其他商品等出口領域。連一向被視為世界最古老永久中立國的瑞士，都加入了制裁的行列。

普丁應當了解國際制裁對俄羅斯可能造成的不利衝擊，因此稱其為「形同對俄宣戰」；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（Dmitry Peskov）更坦承：「俄國經濟正遭受嚴重打擊」。如果俄、烏陷入一場「持久

戰」，結果會像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高級官員、俄國事務專家柯柏（Paul Kolbe）形容的那樣：「普丁試圖要吞下一頭豪豬，然而俄國這頭熊恐怕很難將其消化。」

俄羅斯 2024 年將舉行總統大選，修憲後的選舉，可望讓普丁順利當選，甚至連任至 2036 年。因此，普丁對於他發動的這場對外戰爭，顯然承受了「輸不起」的壓力。儘管受到政府壓制，俄國內部已聽到「反戰」的聲音。身陷囹圄的俄羅斯異議領袖納瓦尼（Alexei Navalny），呼籲民眾上街頭抗議普丁的侵烏行動。

參、澤倫斯基的「悲劇英雄」角色

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（Volodymyr Zelenskyy）因抗俄作戰一舉成名。從俄羅斯在 2014 年吞併克里米亞的經驗，澤倫斯基對俄軍再次入侵應該有心理準備，但是美國與西方的「按兵不動」則讓他情何以堪；根據 1994 年 12 月簽訂的《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》，在烏克蘭交出核子武器後，現有領土的獨立和主權應受尊重，並且免於受到武力等方式的威脅，但烏克蘭現在的處境，像是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。

以俄、烏雙方軍力對比來看，烏克蘭期待能打一場「不對稱戰爭」。俄羅斯有 90 萬現役軍人和 200 萬預備役軍人，是烏軍的 8 倍之多。俄羅斯擁有先進的戰鬥機、強大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，能在多地進行兩棲登陸。然而，演員出身的「政治素人」澤倫斯基，卻在雙方兵力懸殊下，成功運用非軍事工具，對敵人展開心理戰、資訊戰和外交戰，延緩了俄軍的攻勢。

澤倫斯基號召全民皆兵，以激發同胞的作戰意志。他向國會發

表談話，敦促議員保持冷靜和團結，不要引發恐慌情緒，也勿利用與俄羅斯的對峙來謀取政治利益。澤倫斯基說：「我們必須在國內政治上團結一致。你可以反對政府，但你不能反對烏克蘭。」

澤倫斯基以「個人外交」途徑爭取西方領袖對烏克蘭支持。他透過視訊方式在歐洲議會發表的演說，連現場口譯員都忍不住哽咽，全場聽眾更起立鼓掌為他加油打氣，讓他成了名符其實的「悲劇英雄」。但是，他的「表演」能夠讓台下的觀眾，從「感動」轉而付諸「行動」嗎？

肆、拜登的烏克蘭危機處理

如何處理烏克蘭危機，將是拜登政府繼阿富汗撤軍後面臨的另一個外交考驗。美國駐前蘇聯末任大使馬特洛克（Jack Matlock）在 2 月 14 日俄烏戰爭一觸即發時，針對美國長期對俄外交政策，在「美俄協議委員會」（ACURA）官網撰文指出：美國面臨的是一場本可避免的危機，以及一場可預見、曾被預見、卻又被「蓄意促成」的危機。

拜登對烏克蘭危機的態度，反映出他和前任對俄羅斯的不同立場。川普任內多次表達對普丁的欣賞，他曾以「我喜歡普丁，普丁喜歡我」來形容雙方的良好關係。川普於 2018 年 6 月參加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 G7 峰會時曾說：「克里米亞是俄國的，因為在克里米亞每個人都講俄語」，並認為 G7 應重新接納俄羅斯，並批評烏克蘭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，質問各國領袖為何要支持烏克蘭。

拜登原視俄羅斯為美國的頭號對手，但他上任後的當務之急是處理內政問題。首先，必須儘速縫合大選造成美國社會的分裂；其

次在全球新冠疫情衝下，美國正經歷 40 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，拜登須讓美國脫離經濟困境。

在外交方面，拜登發現「中國崛起」已然取代俄羅斯，成為挑戰「美國第一」的戰略競爭對手。因此，拜登政府努力透過「三四五」，即澳、英、美三方安全聯盟（AUKUS），美、日、澳與印度「四方安全對話」（Quad），以及澳、加、紐、英、美五眼聯盟（Five Eyes, FVEY），來強化前任留下以遏制中共為目標的印太戰略。

俄軍侵烏一戰驚醒夢中人。拜登 3 月 1 日發表任內首份國情咨文演說，內容罕見先談外交，再談內政，而外交又以烏克蘭危機占顯著篇幅。其實，早在 2021 年 12 月拜登即與普丁就烏克蘭危機議題進行了 2 次通話，但雙方對話沒有交集。拜登告訴普丁，美國及盟友將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做出「果斷回應」。

拜登發現烏克蘭戰爭不僅攸關美國外交利益，也影響他個人的政治利益，主要因為：（1）拜登擔心普丁藉出兵烏克蘭，擴大俄羅斯的地緣勢力版圖；（2）拜登必須在外交有所作為，提升其國內聲望；否則，面對美國期中選舉，共和黨人很可能將他描繪為一名「軟弱無力、過於被動和無法對抗普丁」的美國總統；（3）維護歐洲盟國的安全利益，恢復美國領導地位；（4）凸顯美國支持民主對抗專制的形象。

因應烏克蘭戰爭，拜登政府立即展開下列的行動：（1）從美國本土出動約 2000 名部隊到波蘭和德國，並調動 1000 名部隊從德國到羅馬尼亞，以展現美國對北約盟國的承諾；（2）領先帶動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；（3）會同盟國提供各種「軍事救援物資」輸送至烏克蘭，加強「前線防衛」；（4）會同英德法等國，分別與俄羅斯和烏

克蘭展開雙邊或多邊外交協商。

伍、美國看台灣與烏克蘭

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，拜登不會忽略台灣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拜登不僅承續前任支持台灣的政策，並把台灣視為他民主聯盟的重要一員。拜登在許多外交場合講話時提到台灣，並且成功促使美國的亞歐主要盟國領袖，在與他會面發表的聯合聲明中，公開表示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關切。

美國看待烏克蘭危機和台灣問題有下列共同點：(1) 首先是美國視中、俄為戰略競爭對手，不願見到它們分別在歐亞地區擴張權力；(2) 美國避免因中俄在歐亞兩地聯手，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；(3) 美國促使其歐亞盟國，支持美國對抗中、俄的立場。但畢竟台灣與烏克蘭有其不同，美國在因應兩地危機時，也可能出現下列差異之處：

(1) 美國與烏克蘭有正式邦交，與台灣只維持實質關係，因此美國可以指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是「侵犯他國領土主權」；但是在「一個中國政策」下，美國只能認為中共對台用武是「片面改變現狀」。

(2) 美國明確表態不出兵烏克蘭，但是，美國對於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國是否協防台灣的問題，則一直維持「戰略模糊」；另一方面，因台灣位處「第一島鏈」，一些西方專家表示，如果中共統一台灣，在西太平洋地區投射力量可能更自由，甚至有可能威脅到美國遠至關島和夏威夷的軍事基地。此時，美國基於本身的地緣戰略利益，不排除其出兵台海的可能性；而烏克蘭因地理位置，並未直接

觸及美國的安全利益。

(3) 美國在烏克蘭有北約多邊組織相助，在台海地區，恐怕只能靠像日美安保這樣的雙邊條約來分擔防衛責任。因此，軍事分析家認為，若美國選擇保衛台灣，美國在日本南部距離台灣幾百哩的軍事基地，以及駐紮東京附近的美國第七艦隊，可以迅速採取干預行動。

陸、中共從烏克蘭戰爭汲取教訓

2021 年 11 月，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》，首次提出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」。習近平發表 2022 年新年賀詞說：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一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。真誠期盼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向前，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。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3 月 5 日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做政府工作報告，其中涉及兩岸關係部分也納入新表述為：「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」。大陸全國政協委員認為，這代表大陸解決台灣問題正「進入主動式、成為進行式」；表明大陸已經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方案，以應對風險挑戰。

中共視兩岸統一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一個必要階段性目標。習近平目前雖主張和平統一，但在「久拖不決」和「外力介入」的情況下，不排除「武統」的可能性。尤其在中共認為台灣參與美國的抗中聯盟，成為西方遏制中國崛起的一顆棋子時，對台用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

俄羅斯侵烏進展緩慢，讓中國看見在初始階段攻擊台灣時，必須展現壓倒性力量。休士頓萊斯大學 (Rice University) 中國軍事問

題專家高攻博（Gabriel Collins）說：「如果不能在入侵最初的 3-4 天迫使對方投降，就可能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艱苦戰役。」與俄羅斯相比，中國勢將以更大優勢開始任何入侵；它的軍隊規模更大、裝備更好。中國擁有約 100 萬地面部隊，海軍是世界最大，軍事預算是俄羅斯 3 倍多，更是台灣預算的 13 倍左右。

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教訓還顯示，如中共武力侵台，將面臨來自美國及其盟國迅速且經全球協調的經濟報復。儘管與俄羅斯相比，中國經濟規模更大也更多元化，更可能承受制裁。這是中共決定對台用武前，不得不考慮會付出的代價。

柒、台灣應強化自我防衛意志

與烏克蘭相比，台灣有自己的地緣優勢。不像俄軍直接循陸路跨越俄烏邊界，中國必須在 90 哩寬的海峽上進行兩棲攻擊。台灣人民對於面臨的安全威脅雖然有感，卻是有感但無奈，因為台灣一直身陷在安全困境當中，受到中美、兩岸和台美之間 3 個雙邊關係存在的「戰略互疑」（Strategic Distrust）所影響。

中美雙方目前都強調「共存」（coexistence），但我認為這是「兩個穩定對手的不穩定共存」，因為「台灣問題」本身就是一項不穩定的因素，且台灣沒有能力影響中美關係，朝向對本身安全有利的方向發展。

再談台美關係，如美國著名兩岸問題專家唐耐心（Nancy Tucker）所說，台北和華府之間長久以來也是互不信賴的。拜登政府維持「戰略模糊」，讓美國在兩岸擁有更大的活動空間，但卻增加台灣對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感。

最後談兩岸關係。兩岸走不同的發展道路，因為制度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性，本就缺乏互信的基礎。現在兩岸執政當局沒有溝通的管道，使戰略互疑有導致政策誤判的可能。

根據《遠見雜誌》2022年1月發表「台灣民心動向調查」，問及民眾，倘若開戰，民眾認為政府做好準備了嗎？高達52.1%認為政府並沒做好準備，僅35.2%認為有。進一步詢問民眾，倘若兩岸發生戰爭，是否願意親自上戰場或家人上戰場？整體來說，51.3%的民眾不願意，而有40.3%民眾願意。至於兩岸開戰，美、日、韓等國家誰會給予援助？最多民眾認為美國、日本一定會給予協助，分別是62.9%、57.5%。

至於在兩岸開戰後，美國將會採取何種方式協助台灣，有33.7%的民眾認為美國會「賣武器給台灣」，19.8%認為美國會「派出軍艦巡航」，13.0%認為會「口頭或書面譴責大陸」，10.2%認為會「在台灣共同作戰」

綜合上述民調觀察，民眾對政府有無做好戰爭準備是較沒信心的，同時多數民眾又不願意上戰場，兩相矛盾之下，難以體現出我國民眾的自我防衛決心。

捌、結語：面對新冷戰

1998年5月2日，當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北約擴張後，有「冷戰之父」之稱的美國資深外交官肯楠(George F. Kennan)就預言：「這是一場新冷戰的開端；北約一旦擴張，俄羅斯會逐步做出對美國相當不利的反應。」肯楠一語成讖，他的這番話，再度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得到驗證。

俄軍入侵烏克蘭為美國重建大西洋聯盟關係，提供了一帖「強力黏合劑」；但西方的制裁行動，可能逼使俄羅斯走進死胡同。普亭情急之下，曾經拋出動用核武的威脅，故外界已開始擔心他的「精神狀態」。但是，無論烏克蘭戰事是以何種型態收場，普亭領導下的俄羅斯，都會和中美三角鼎立，成為新冷戰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。這或許是普亭發動這場戰爭所要達成的一個政治目標。

在冷戰初期，意識形態的對立，形成了美國和前蘇聯領導下的兩大陣營，隨後，因為受到蘇聯軍事擴張的影響，中美一度聯合起來抗蘇，形成「戰略三角關係」；如果新冷戰如同肯楠所說，濫觴於烏克蘭戰爭，則戰後形成的國際戰略格局，將因地緣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對抗，出現一個與冷戰時期截然不同的風貌。因敵我關係改變了，相關力量對比也產生了變化，加上這次俄烏戰爭凸顯新的認知作戰形式，這會成為習近平所說「世界前所未有的大變局」的一個重要變數。

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3 月 18 日進行視頻連線通話，這是拜登入主白宮以來兩國元首的第 4 次通話，也是雙方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的首次通話。從雙方於事後公布的訊息來看，這次通話重點是烏克蘭局勢和「台灣問題」。大體而言，此次會談時機很重要，但對話的內容並沒有交集。儘管如此，拜習會面凸顯烏克蘭和台灣都是地球最危險的地方，也可能使「冷戰」變成「熱戰」的地方。

